

阿娜尔古丽 著

花轿

Hua
Jiao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花轿

柯娜尔古丽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轿 / 阿娜尔古丽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059-8472-1

I. ①花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5057 号

书 名	花 轿
作 者	阿娜尔古丽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刘 旭
印 刷	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1000 1/16
印 张	20.5
版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8472-1
定 价	32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引言

噼儿啪的鞭炮声、鸣儿哇的唢呐声、哐仄哐的锣鼓声、吱儿嘎的抬轿声，红油齐头、平顶皂幔的花轿，晃晃悠悠地抬进水泉镇。

轿子内的新娘头戴凤冠、身披霞帔，一张俏脸娇羞水嫩，她就是远近闻名的巨商李油坊的女儿李翠莲。翠莲貌美、手巧、聪明、算盘打得好，可就是这样好的一个女子，谁又能想到，等待她的竟是一桩失败的婚姻。

婆家顾家是方圆百里的首富。翠莲嫁进顾家就开始当家。古人云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何况顾家这样的富家大户！当家几十年，凭着过人的胆识与智谋，翠莲成了顾家维持和谐最重要的定音鼓。

生活就像个万花筒，永远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变数，让这个大家族三起三落，最后，只剩下一群寡妇和一座黄土大院。

翠莲唯一的儿子走了，他追求他的新人生去了；儿媳三莉也走了，她立志要做一个新女性。

沉重的打击，让翠莲患了瘫病，二婶娘银叶趁机夺走掌柜子的大权。

银叶成了顾家的掌柜，终于完成了她的夙愿！她卖田、卖马、卖林子，挥霍着顾家先人们的血汗钱。

直到一天，一个叫水儿的丫头出现在顾家大院！从此，这个拥有百亩良田、万亩山林的富贵家族中，一幕幕悲喜剧开始轮番上演……

水儿奉母命进顾家报仇雪恨；俊盘为了报答母恩，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王三莉；为了爱，王三莉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暗家庭。

世间何为真情？枉被它占据了人生的半壁江山……

山林荣了又枯，枯了又荣，山林的主人一茬茬更换。这就是富贵人家的生活，尽管繁杂，但每一天都是那么鲜活，那么生动，有着演绎不完的悲喜哀乐、生离死别。

……黄土大院被风雨侵蚀着，茂盛的山林不断地蔓延着。

花轿、山林、寡妇、大院，汇聚成一段荡气回肠的交响曲，向世人倾诉着幽怨……



花 轿 | 下 部
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引 言 i

第一章 水儿姑娘的秘密 001

第二章 现身的水儿 021

第三章 叫居然的男孩 043

第四章 回归的寡妇苏草 059

第五章 危险的猎物 073

第六章 不败的花朵 080

第七章 展开的秘密 086

第八章 京城里来的大学生黄原 102



花 轿 | 下 部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九章 幸福的尽头 105
- 第十章 分裂的家族 109
- 第十一章 蝴蝶一样的水儿 114
- 第十二章 没有血缘的兄妹 121
- 第十三章 苏草的天空 130
- 第十四章 绽放的山丹丹花 136
- 第十五章 雾霭中的雪景 151
- 第十六章 翠莲的心路 160
- 第十七章 敞开的顾家大门 166



花 轿 | 下 部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八章 落入圈套的毛溪韵 173
- 第十九章 毛溪韵的冬天 181
- 第二十章 庄园的梅花 191
- 第二十一章 一梦飘远 199
- 第二十二章 清凉的年华 205
- 第二十三章 黑夜的眼睛 212
- 第二十四章 一抹飘渺的红 220
- 第二十五章 落在心头的火花 230
- 第二十六章 独醉的霜华 240



花 轿 | 下 部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二十七章 暗香中的轮回 250
- 第二十八章 一掬前生的云烟 259
- 第二十九章 哭泣的海绵 271
- 第三十章 飞不过沧海的蝴蝶 282
- 第三十一章 黑白两色的延伸 288
- 第三十二章 找回流逝的距离 301
- 第三十三章 芭蕉绿了红枫依旧 308

第一章 水儿姑娘的秘密

烧山药就在前院忙着。他把堆在墙根底的青草垛进草房里后，随手把横七竖八的锄头挂到东屋的铁钩上，接下来把院子里的角角落落打扫干净。

这时候，东边的山头起了一抹红，天一点点亮起来。整个水泉镇逐渐有了犬吠、人影和炊烟。

顾家前院的鸡窝里，一只芦花公鸡婉转地啼着，带着母鸡们走出鸡窝，悠闲而豪迈。高高的院墙上，麻雀叽叽喳喳地抖擞着骨瘦如柴的小身体。远远近近的人家屋顶上飘荡起炊烟。

二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一只眼蓬着一头乱发端着尿盆走出来。她是翠莲公公生前的续弦，因为她的右眼残疾，眼珠上长了个玻璃花，顾家人都叫她“一只眼”。

烧山药忙停下扫帚，迎上去说：“大当家屋里的，您辛苦，您算是顾家起得最早的主人了。”

一只眼把尿泼在粪坑里才对烧山药说：“唉，说起辛苦，谁也比不上翠莲。她当掌柜子的时候，那可是整宿整宿忙乎着。如今落下了一身病，想起早也不能了！”

烧山药说：“大家都盼望着掌柜子快些好起来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银叶从二门里探出半个身子说：“如今，我是顾家的掌柜子！你们大清早的起来，不干活说什么话？快叫长工起炕下田！”

一只眼走开了，烧山药冲着前院大声喊着：“起床了——”长工们拖拖拉拉地趿拉着鞋，边提着裤子，边从房里出来，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汗腥味。

银叶是翠莲的二婶娘，死去的顾家二东家的女人。自从银叶当了掌柜子之后，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，大事小事一起抓，忙得成天脚不沾地。她命人把山林中成材的树木都卖掉，她要做一个有钱的当家人，她要让所有人看看她的能力不在翠莲之下！真是风水轮流转，北风也有转南时！当家人自古以来都是大房里的女人，以前是翠莲的婆婆；翠莲的婆婆死后，是翠莲。现在老天开眼，当家人轮到了二房，自己是顾家当家人了，这辈子总算熬到头了，想起以前受的气，她恨不得一下连本儿带利捞回来。

这天，银叶正在用木梳子蘸着鸡蛋清儿梳头。

一只眼进来说：“当家的，外面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，带着一个郎中，说翠莲曾经有恩于她娘，特意来为翠莲治病的。”

银叶半天没吭声。她点了袋水烟，抽了一口水说：“常言说‘宁可下地狱，不入有钱人家的门’，便宜没好货！送上门来的人，不是诓骗钱财，就是另有企图！让他们走吧！我会打发烧山药请堡子里最好的先生来为翠莲治病的。”

一只眼跪在银叶的面前，祈求说：“当家的，得病乱投医，翠莲是顾家的功臣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半死不活地躺在炕上，只等着咽气！您放心，就是把她的病治好了，您还是顾家的当家人！您就行行好吧。”

银叶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千年田地八百主，十年田地归原主！我要把文子分走的水田和林地都抢回来！翠莲的病，日后再说！”

二人正说着，烧山药进来说：“二美莲来了，在正屋看翠莲东家呢。”

二美莲是顾家二小姐、翠莲的二小姑子，娘早亡，是翠莲一手将她带大。长嫂为母，翠莲对二美莲恩德厚重。二美莲也是知好知歹的人，对翠莲特别尊重。

她虽然嫁了个木匠。可当小姐时候的性子依旧没改，发起火来六亲不认。除了翠莲，顾家男女老少都惧她三分。

银叶听说二美莲来了，立时觉得有些慥头。她连忙叫一只眼起来，自己披了件狐皮大衣裳来到正屋，只见二美莲正给翠莲喂水。

银叶堆了一脸的笑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二侄女儿来了，二婶娘也没出去迎接，慢待你了。”

二美莲双眼含泪，哽咽着说：“想想当年，多亏嫂子当家，才有我们十旺八旺的日子。今天她病了，身边却连个郎中也没有！如果你们觉得碍事，不妨把嫂子接到我家调养。”

银叶一脸讪笑地说：“二侄女这就错怪你二婶娘了！今天我还请来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专管伺候你嫂子，也请了个针灸先生为你嫂子治病！说句良心话，你嫂子这一病，可把顾家坑苦了。”

银叶说完，忙不迭地伸手，帮着二美莲把翠莲放着躺下，回头对一只

眼说：“还不快把那个丫头和针灸先生请进来！”

一只眼说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然后三步两步走到二门外，把那个自称叫“水儿”的丫头和针灸先生请到了正屋。

银叶抬头看到水儿，只见这个丫头长相秀气，身穿布衣布褂，隐隐觉得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一样面熟。她身上散发着十分成熟的香气。

银叶听到她轻轻招呼自己：“二太太大安！”声音像从天上飘下。

银叶看到了她明亮的双眼和突然泛起潮红的双颊。那一刹，水儿的两腮艳若桃花。银叶听到她客气的称呼，她称呼她“二太太”而不是“当家的”，那中间含了一点戏谑。

水儿身后的针灸先生四十出头，双目有神，非常面善，也是一身布衣打扮。

银叶问水儿：“你是哪里的人，你口口声声说翠莲对你家有恩，到底有过什么恩情？”

水儿弯腰作揖说：“问当家人二太太好，问各位姑娘奶奶们好。我是马林村的人，当年我娘走亲戚的时候，病倒在李油坊家门口，是李家的人救了我娘一条命。这位是我大大舒其，他是个郎中。现在听说镇长夫人患了瘫痪，大大特意带我来治病报恩。”

二美莲说：“举手投足看来，你不是一般小户人家的女孩。我嫂子以前是镇长夫人，她的命很金贵。如果你真心报恩，我们少不了要感谢你；如果你是另有企图，我二美莲也不是吃稀饭长大的。”

水儿笑了笑说：“原来是二姑娘，您不必担心。我水儿是诚心为母报恩的，先让家父看看翠莲东家的病吧。”

大家闪开了。舒其摸了摸翠莲的手腕，然后翻了翻翠莲的眼睛，对

大家说：“有五成的把握治好。病人常年劳累，第三节脊椎骨变形了，再加上受了刺激患了脑中风。我和丫头水儿来配合着医治，很有康复的可能。”

银叶说：“你们可不要吃江水说海话，医治不好我可饶不了你们。”

二美莲说：“那太好了，别说有五成的把握，就是有一成的把握，我们也不会放弃的。”

一只眼忙着烧水，为翠莲擦洗身子。

舒其用火烤了针之后，在翠莲的人中、百会、印堂、神庭、人迎穴、膻中穴、鸠尾穴下了针。翠莲的肌肉开始抖动。

一只眼和二美莲激动得热泪直流。二美莲说：“贵人难多，嫂子一定会好的。”

水儿说：“有希望康复，但是毕竟需要时间。”

银叶贪极生妒，勉强在正屋支撑了一会子局面，就回到自己屋里，把烧山药叫来说：“翠莲治病需要钱，你雇些人再砍伐些树木卖了。”

烧山药说：“掌柜子，成材的木料都砍掉了。这些年光砍树不育苗，以后怕林子长不好。日后的顾家没有了林子，怕会一败涂地。”

银叶大怒，指着烧山药的脸骂着：“翠莲当家的时候，你也敢这样和她说话吗？你也不必这样小看我！明明白白告诉你——太阳不总在一家门前红。就是她好了脑子也不灵光，那也是我当家！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！不然，你只管去马圈喂马，我再请个管事的来。”

烧山药挨了骂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说：“掌柜子，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‘贪心不足吃月亮’。不要让顾家的百年基业败在您老人家手中，让后辈儿孙咒骂。”

银叶没有想到烧山药敢和自己说这样的恶话，心想不给他点儿颜色看看，他不知道当家人的厉害。她上去就给了烧山药一个嘴巴。

烧山药动也没动，用鄙视的目光看着银叶说：“我进了顾家二十多年头一次挨打——善恶终有报，只争早与迟。我到马圈喂马，你还是找你的好管事的进来吧！不过我听说，俊盘哥儿马上就要回来了！昨天有小子们送回信儿来，你得意不了几天了！”说完，烧山药走了。

银叶跌坐在炕头上，满心气愤。显然这个当家人不过是个虚名，连一个老长工也不把自己当盘儿菜。要是俊盘真回来，再把那个满腹新思想的三莉接回来，自己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

惶恐中，她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文子。在俊盘回来之前，她必须和文子联手！这样尽管是与虎谋皮，可总比一败涂地强。银叶第二天就回了娘家一趟，派人到公会镇给文子送信儿去了。

还没等到文子来，俊盘就回来了。他直奔翠莲的屋子，看到头上插满银针的娘，如万箭穿心。他抓着翠莲的手说：“娘，儿子一时糊涂，现在想明白了：天大的事也没有守在娘病榻前重要！娘一天不康复，儿子一天不离开娘。”

水儿过来说：“病人虽然不能行动，但是神志清醒，你不要让病人过分激动。”

俊盘看着眼前这个娇小的女子，飘然袅娜，脸颊消瘦，腮上隐约有几颗雀斑。俊盘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女孩儿？谁让你进来的？”

水儿说：“俊盘大哥，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也听说过你的好事情。镇长夫人有恩于我娘，所以大大带着我来为夫人治病。”

俊盘说：“很难得世上还有这样知恩图报的人！我宁肯倾家荡产，也

要为娘治病。”

文子得到了银叶送来的信儿，思量了一番。他深知银叶的歹毒，害怕中了奸计。他和妻子商议一番，又命人到堡子里请教了小武子，隔了两天才来。他先到正屋看翠莲。只见俊盘和一个女孩儿端尿喂汤，一个中年男人给病人用针。一只眼虽然也在跟前，却没有答理他。

文子和俊盘寒暄几句，就来到银叶的房里。

银叶一看文子，忙不迭地把门带上，神秘地说：“这个家要出大事了！你虽然走了，可顾家大院毕竟是你的根，顾家的家业也毕竟有你大大留下的血汗！现在这个天煞的顾俊盘回来了，我们万不可让他当家管事！”

文子冷笑一声说：“你是请我来对付俊盘的？我们现在已经是两家人了，谁也管不了谁了！再说，我听说整个林子的成材木料都让你卖了？”

银叶说：“成材木料卖了，不还有没成材的小树吗？过不了几年，也就成了大树了！现在我们是阿斗有权、诸葛有能！只要你杀回顾家大院，辖制住俊盘，这家里什么都是我们的！”

文子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不是我小看你——爱叫的猫捉不住老鼠，好吹牛的人办不成事！换了翠莲嫂子我相信，但是你…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说不定还把我拉下水！”

银叶说：“翠莲不是有美莲帮着才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吗？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我们有你妹妹小武子撑腰，还怕什么？”

文子本来是个得陇望蜀的下作人，如今听了银叶的一番挑拨，马上来了神气。他想着：先闹倒俊盘，再收拾银叶，顾家就归他了。于是喜上心头地问银叶：“你让我怎么做？”

银叶说：“我就说翠莲病了，家里没有人打理，要你进来帮忙。”

二人定妥之后，银叶把俊盘叫到屋里，说：“好孙儿，咱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二奶奶也没办法了，想让你文子叔叔进来帮忙打理家务。虽然他因为分家和我们闹得很僵，可是他毕竟是自己人，在这关键时刻一定要接受他。”

俊盘说：“家里的事情二奶奶只管做主，我只伺候好我娘就行了。”

银叶又问：“三莉真的不回顾家来了吗？到底是你媳妇，服个软儿，让她回来吧。”

俊盘叹了口气说：“她有她的理想，是她执意要离开顾家的，随她去吧。”

银叶听了，心头一阵窃喜：少了王三莉，就少了很多麻烦，相当于这盘棋已经赢了半局。

俊盘出来，回了正屋。一只眼问：“你二奶奶叫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俊盘说：“二奶奶的意思，是想让文子叔叔进来帮忙。”

一只眼惊出一头冷汗，说：“儿呀，你不知道你二奶奶是狠在心里、笑在脸上的人吗？你飞子婶子就是被你文子叔叔亲手送进监狱才丢了性命的！如今，他们看着我们孤儿寡母生病的生病、不管事的不管事，又要使坏了！说不定，是要谋着这份家业来的！”

俊盘说：“我只想将娘的病治好，我可以不要这份家业，我可以带着我娘离开顾家。”

一只眼还没有说话，水儿过来插嘴问：“文子就是以前三东家的儿子吗？听说他是一个没有骨气的骚包，就算是进来了，只要我们防着些，料也不会出什么事的。”